



“保护”的危险： 安省性工作者面对执法的经验



Canadian
HIV/AIDS
Legal
Network | Réseau
juridique
canadien
VIH/sida

背景

2014年通过的“保护社区及受剥削人民”法案（PCEPA）将性工作者法定为受害者，并扩大了性行业从业人员的法律禁令。因为法律定位性工作者为受害者，普遍的误解就是性工作者不再被视为犯罪行为。不过，性工作者所感受的实际状况却非如此。虽然该PCEPA法案使某些性工作者免于刑事起诉，但性工作者仍继续遭受执法人员执行工作时的人权侵害。特别是把性工作者和人口贩运，性剥削画上等号以用来合理化执法时侵犯性工作者的生活，并且加大了执法上对性工作者监视，骚扰，及欺凌的力度。

方案

2018年，加拿大艾滋病病毒/艾滋病法律网络在多伦多，伦敦，圣玛丽和渥太华采访了22名性工作者，询问这些人士在性工作中面对执法的经历。采访日期是自2014年12月6日起（当时PCEPA刚立法通过）。我们采访的性工作者年龄从19至60岁不等，大部分为女性，包括一名跨性别女性。性工作者有白人，原住民，亚洲人，黑人，拉丁裔和中东裔。几个人透露有永久居民身（相对于加拿大公民身份）。工作场所包括脱衣舞俱乐部，按摩院，大街，酒店/汽车旅馆，水疗中心/身体按摩店和私人住宅。大约一半人是个体户，其余则和别的性工作者和/或第三方合作。六个来自同市和萨德波利的关键信息人物也受访。



主要发现

过度监督和执法滥权

为这个方案接受采访的性工作者描述来自执法部门越来越多，未经要求而且不成比例的监督，他们引用一系列法条（刑事，移民，人口贩运，市政和其他法律）来监督，审讯，调查，骚扰，拘留，罚款，逮捕，起诉和驱逐性工作者出境。性工作者报告说监视导致了一系列执法滥权行为，包括施暴，恐吓，威胁，骚扰，无状搜索其工作场所和财物，破坏或盗窃财产，是任意的或不成比例地引用法条，报复和敲诈勒索。族裔化，移民，和跨性别女性均背负最沉重的负担，在急需协助时求助无门。原住民，黑人和亚洲的性工作者描述了她们如何被挑出来接受警察的审查和辱骂伤害，移民性工作者也讲述了她们对拘留和被驱逐出境的恐惧。广泛的共通处是性工作者认为执法是在压迫而不是在保护她们。

这些滥权行为明显发生在2014年PCEPA通过之后，也让人质疑法律是否意在保护性工作者，或者反之，法律是在赋予执法单位更大的权力来对付性工作者。因此，性工作者认为执法是一种持续的威胁和危险的来源，根本不是保护的源头。据性工作者指出，为了规避和减轻这些危害，她们得改变工作方式，包括在陌生和僻静的地区工作，在社交孤立场合工作并得面对未知的风险。

冲击

咄咄逼人的执法监督和滥权对性工作者的负面影响是广泛的，也导致：

- 性工作者的收入下降，因此更无力养活自己和亲人；
- 执法人员利用性工作者的孤立感，对性工作者的人身安全造成伤害；
- 对性工作者心理健康造成影响，包括情感的创伤，压力和对返回工作的恐惧感，工作被临检或监视，也造成人焦虑和妄想偏执；
- 性工作者被“曝光”，随之而来的是污名化和歧视；
- 工作场所的被驱赶；
- 对性工作者家庭生活的伤害影响，包括影响了儿童抚养权；
- 由于罚单或刑则限制了性工作者的地理流动性，因此限制了她们只能够在某些社区工作或居住，或是因为作为性工作者的身份，被记录在边境管制单位的数据库中；
- 减少其他或未来就业的机会，特别是当性工作者留有一个犯罪记录时；
- 抵触移民法规的拘留和驱逐移工出境干扰了移民从事性工作；和
- 无法实施安全的性行为。



因此，对许多性工作者来说，去当局求助不是一个可行的选项。大多数我们访谈的性工作者也强调，她们不会向警方报告执法部门滥权行为，特别是这种滥权若发生在性工作场景时更不会。大多数性工作者受采访时表示，就非国家行为体滥权而言，她们不会去警方寻求帮助，同时也再次强调，如果这种滥权发生在性工作中，她们甚至越发不可能这样做。

亚裔性工作者May这样说：

“如果在按摩院發生任何事情，我不會投訴或尋求幫助，因為我不希望他們知道我做按摩。我強烈感受到這種歧視。”

這凸顯了性工作者對這些針對性的暴力，剝削和濫權感到更加弱勢無力。

结论

尽管一些民众，政策制定者和执法人员声称继续以刑事定罪和額外監督性工作者是有保護性的，但我们所接触的性工作者和關鍵信息人物在分享其經驗时则认为，执法单位不僅是性工作者安全的障礙，在許多情況下反而會造成直接和系統性的危險。受訪者描述了在犯罪背景下生活和工作所受到的伤害。刑法，移民法，人口販運法条，市政条例，兒童保護法以及毒品相關的法律威力无比，警方被賦予的執法權力用來監督，對立，拘留，指控和驅逐性工作者出境等。這種執法干預措施是不受歡迎的，威脅到性工作者生活的許多層面，並侵犯了她們的工作權；隱私；平等和不受歧視；人身的生命，自由和安全；健康；公平有利安全健康的工作條件；言論自由；和平集會自由；結社自由；免於不合理的搜查和扣押；免於任意拘留和監禁；免於酷刑和殘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此外這些執法干預措施不僅僅只是代表了一些“壞蘋果”的案例，而且反映了這個體系實際上是執法人員更掌控了性工作者的生活---這掌控並未因PCEPA通過後而消逝。

為了讓警方能提供有意義的協助，性工作者和關鍵信息人物強調了性工作者應獲警方的尊重，而且必要時也值得警方的協助。這個事實表達的是，大多數方案參與者將這個看似明顯的事實描述為例外，而不是常態，就是提醒人們性工作者如何繼續受到侮辱，冷落，歧視和受到法律制度中的行為者的蔑視。當需要幫助時，幾乎所有方案受訪的性工作者都轉向自己的社交圈以及性工作者主導的組織，強調性工作者主導的組織的角色是重要的支持力量。儘管這些組織提供了至關重要的支持，但許多性工作者沒有這些資源能正式組織和壯大這個社群，建議政策制定者和資助者需要注入資金並維持這些組織的運作。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最近的言論變化將性工作者描述為受害者，性工作者並不視本身或其工作為如此。即便如此，有些人現在感受到要符合這種刻板印象的壓力，以期盡量減少執法部門的潛在傷害並可被視為是值得幫助的對象。性工作者和關鍵信息人物強調，如果法律執法單位是要與她們建立建設性的關係的話，執法單位必須集中焦點明白其所作所為都直接影響民眾。而性工作者和為這個方案受訪的關鍵信息人物講得非常清楚，需要剔除執法單位作為性工作者生活的主要監管者。性工作者分享的經驗點出了這一點法律和政策的有害影響，結果讓執法部門能大肆監督，拘留，定罪和監禁驅逐性工作者，同時執法部門也沿用針對性工作特定的刑法（如那些將性工作者，客戶，第三方和工作場所犯罪化的法律），禁止移民從事性工作的移民法，聲稱針對人口販運的侵略性舉措，規範性行業與公共空間的市政章程，以及將毒品定為犯罪的法律等。

來自安大略省倫敦的一名性工作者凱莉總結道：

“他們只需要使其合法，合法就好。沒有灰色地帶，就是讓它合法化。…你為什麼要來摧毀我們的生活，讓人們失去房子，失去孩子？為什麼你要害家庭破碎？這太荒謬了……為什麼我要關起門來談這些使我可能會受傷害？我寧願在我到達酒店房間之前談談這個問題，而不是之後……他們需要讓法律到位，讓我們有多一點選擇如何做的自由。”



Canadian
HIV/AIDS
Legal
Network

Réseau
juridique
canadien
VIH/sida

1240 Bay Street, Suite 600,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R 2A7
Telephone: +1 416-595-1666 / Fax: +1 416-595-0094 / Email: info@aidslaw.ca / www.aidslaw.ca

 **The Law
Foundation
of Ontario**
Advancing access to justice